

20141125 晨起薰法香如是我聞思（逐字稿，簡校版）

貧窮志弱不圖強，
缺少信心謀大事，
甘守小法不樂大，
心念一轉實無難。

學佛，我們要開闊我們的心胸。學佛，我們要有大志願，我們若能誓願，立弘誓願，沒有我們做不到的事情。佛陀的教育，無不都是一念心，教育我們發這念心。這念心若是啟發起來，大富、大貴、大用，人人無損，人人無缺，這就是微妙的法。若是我們凡夫，就是都生活在「貧窮志弱不圖強」，這是我們平時的凡夫。以世俗的生活來說，就有貧富差別。貧，就是沒錢，物資欠缺，事事，有形的東西全都沒有，這是世俗有形象的貧窮。若是貧窮，意志就會較劣、較弱，所以就是想，「我要做什麼事情，我沒錢，我能做什麼呢？」「我什麼都欠缺，我拿什麼去做事情？」所以那個意志就會很消沈，不想要去做如何發展他的才華，像這樣的人就是不圖強，只是被世間物資所欠缺，他就什麼都不敢做，也不願意去做，這種是貧窮志劣。

古人這樣說，「人貧，卻是志不貧」。人人都有一潛能，我們若是有願心，發一個願心，沒有做不到，也沒有沒力氣做的事情，這就是要看我們一念心。所以「缺少信心」，最擔心就缺少信心，不怕物資沒有，是怕信心沒有。我們若有信心，就懂得要如何自奮圖強，自己要振奮起來。雖然我們貧困，我們也能用力氣，所以我們要有這念心。佛陀告訴我們，人人本具佛性，真如佛性，這是與天地的真理合一。天地間的真理無窮無盡，無不都是含在我們的真如本性中，人人本具。人人心中一片天，我們哪個人沒力氣呢？人人都有力氣。但是，是人人沒信心，所以我們一定要，不要缺少信心，我們若缺少信心，那就無法去謀大事。無法發心，無法去做事，這就是欠缺信心。我們若用單純的信心，人人都有潛能，「是嗎？我也有嗎？我若有潛能，我願意將我的潛能，我就願意這樣付出。」只要是這樣，相信我們也有一分潛能，這潛能久久就是覆藏在我們的內心。只要我們有心，這分能力，本能，本能就能發揮。

所以在《雜寶藏經》裡面，有一段這樣文，一段故事，也就是說，過去有一座山，這座山的名字叫做畫闇山。意思就是這個地方隱藏了很多的賢達人士，都在這座山裡修行。社會有很多賢達，很多有錢甚至有知識的人，大家都好樂這座山裡有這麼多有德行的人，大家

會常常來供養，來的人很多，往這座山上去。有一位年輕人，長得很清秀，很漂亮的女孩，卻自小就是孤兒，貧窮，都是在乞丐群中，向人乞食而生活。從小到大，都是過著這種乞食的生活。有一回，人家在清理糞坑時，她在那裡幫忙，能夠賺到一點錢，卻撿到二枚銅錢，這銅錢是在倒糞桶時，在桶子底最後倒出來的東西。很多人都想：那是很污穢的東西，就沒人要去撿，這女孩就撿起這兩枚錢。因久久都在糞坑裡，所以這二枚銅錢已經有銅鏽，有銅綠出來了。她就拿去洗一洗，洗乾淨了，就這樣很寶貝的把它包起來，藏在自己身上。她想說，每天在乞食，萬一哪一天乞不到食的時候，肚子如果餓了，這兩枚銅錢能解一時之急，所以她就很寶貝地放在身上。

有一天，在乞食時，看到一群，很多人往山上去。大家都在議論，這位和尚上座的德行，某某地方的大德，各人在議論，就是要去供養，希望供養賢人、聖人，能得到他的福。所以，大家邊走就這樣邊讚歎，也說出了心願，要求福，求光明等等，就是這樣走著。她在人群中聽到了，覺得說這些本來就是有福的人，還要再去向山裡的賢人求福，自己想自己：「我這輩子雖然年紀輕輕，但從出生到現在，就是受盡了人間貧窮苦難這樣的折磨，很辛苦。但是大家都要去供僧，去供賢人，我呢？我要拿什麼供養？大家就向前走，我也跟大家去看一看。」就跟著人家走。走到很多人走進去的一間寺院，進去了，大家供出了最上等的食物等等。其中一位上座，就是大和尚，在那個地方，他都沒自己親自去接，坐在那地方，由侍者去接，然後維那向大家祝福。這女孩子在那地方看，很羨慕，「大家這樣有錢，還在求福，像我這樣，我要用什麼呢？我衣衫襤褸，我這一身乞兒要如何能接近大和尚？」

她想到了，「我雖然什麼都沒有，但是我的身上…」，摸一摸，「兩枚錢還在。所以，雖然這是預備在有一天乞討不到食物時可以應急，這時即使讓我餓兩天的時間，這兩枚錢能供應給我，也只二天，餓兩天也沒關係。若是兩天都乞不到食物的話，我餓二天也沒關係。」就將這兩枚錢，從破布中解開，她用很虔誠的心跪拜，來到和尚的面前，侍者要去接，維那要為她祝福，但是和尚，上座和尚就將侍者擋下來，將維那擋下來，「讓這女孩過來。」靠過來了，靠近到這上座和尚前面。上座和尚伸手就將這錢接過來，同時看到這孩子，這個女孩子已經餓到這樣，他就將他要吃的東西，叫人拿一個碗鉢給她，和尚的東西就分一份給給這女孩。這女孩忽然間眼光發亮，「怎會這樣好呢？」周圍的修行者覺得很奇怪：這些地方紳士，還有很多有錢的長者，以那樣好的東西來供養，和尚根本就沒親自接，祝福的人是由維

那。怎會由和尚親自接，親身為她祝福，又分食物給她呢？大家內心有這分的疑問，不過，覺得和尚這樣的動作，大家也都撥一些、分一點給這女孩。這女孩接受到這樣，又是和尚親自的祝福，很高興，拿著這些東西就趕緊禮拜，離開了。

離開山上，到了山下，覺得很歡喜，就是很歡喜的心，忽然間就這樣在樹下一顆石頭上，趴著就睡著了。但是耳邊聽很多馬車聲，漸漸靠近過來了。原來這群馬車是有一使命，他們的國王希望選妃，叫相師，會看面相的人，替他出來選妃、選皇后。馬車這樣在走的過程中，怎看到遠遠那棵樹，樹下有一團黃色的雲，遮蓋在哪裡。所以這位相師覺得：那是一個瑞相，在那棵樹下必有貴人。所以他就在遠遠之處下馬，開始往前走。看到了，是一個女孩子趴在那裡睡著了，從這女孩的面相看出她是一個貴相，適合皇后的位置。就叫隨從的宮女，去將她叫醒。果然，醒過來時，相師看了，這是真正皇后的貴相。就要這些宮女帶著她，趕緊用布圍起來，讓她趕快沐浴，身體洗一洗，帶出來的衣服，讓她換上。卻是換了一個人，從一位乞兒，就是乞討的女孩子，換上衣服之後，完全是一個貴婦相，真的是很美，趕緊上馬車，就這樣將她載回去了。

國王看到這樣亮麗的一個女孩，真的很歡喜，很喜歡，封為皇后。這位皇后他覺得覺得不可思議，「我是什麼因、什麼緣、什麼福呢？忽然之間怎會讓我變成這樣呢？」自己想：是不是因為我去供僧，這大和尚對我的祝福？是這樣，一定是這樣。」所以她就向國王請求，說出了她在樹下被發現之前的過程，在畫閻山供養這位和尚，這位和尚對她的祝福。她希望，這是她的貴人，她希望國王能賜她很多東西，讓她回去山上向這位和尚感恩。當然國王歡喜，寵愛這位妃子皇后，就給她很多東西，浩浩蕩蕩到山上去供僧。但是這回來時，這和尚安然不動，坐在那個地方，皇后來了，供養很多寶貴的東西，同樣，和尚就是交由侍者去接，維那為她祝福。大家覺得奇怪：當那位女孩是乞兒時，和尚親自接，親自祝福；這位皇后這樣貴重，這麼多人侍候，來到此，送這麼多東西，和尚為何不親自接，不親自為她祝福呢？

大家疑問了，和尚就說：「最重要是一念心啊，當那位乞兒來的時候，是盡她的心力，她身上所有的一切，無所求這樣的付出，是那念清淨心；現在皇后來了，她是有一個慢心，這種驕慢，顯出她得到富貴，這種驕慢的心。所以，最富最貴就是那一念清淨的意志。」就這樣，大家了解了，原來最寶貴是一念心，不是外面有這麼多的物資。

修行，一定要用平等心去對待，清淨心對修行人來說，是最尊貴的。有求而來，這很庸俗，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所以這是一段故事，在《雜寶藏經》中。就是要警惕我們，雖然修行，就不要再有分別心。要如何教導她去除驕慢心，要不然，一旦當了皇后，有驕慢的心，對國民不是福。所以雖然她已經當皇后了，這位和尚還是要教育她，不可以有驕慢心。修行就是修在這裡，有形的物資欠缺是貧，無形的信心才是真正成就大事，最尊貴的。所以我們不要失去了信心，也不要為了外面的物資，這樣發出了讓我們心志，有的時候就患失，沒有的時候患得，不要有這樣的心態。

所以，修行者若是守在小法不樂大，只是以為：我修行，我所要求的就是了脫生死。有這種了脫生死，為自己很現實而求，這樣，如那位貧窮志劣的人一樣，只是為自己的解脫，就不圖強，不願意。我們還有力氣，哪怕像那女孩身上剩兩枚錢，她也願意去付出。何況我們有無限的潛能，不是只為自己的解脫，我們要去付出。「志劣不圖強」，自己受限。所以「缺少信心謀大事」。我們若是自己設限於只要了脫生死而已，這樣我們就沒有更大的信心投入人群。就不想再謀大事，守在我們本位，這樣就很可惜了。所以「甘守小法不樂大」，只要我們心念一轉，實無難。其實，我們學佛，行大乘法，其實是不困難，只要我們心念一轉，發大心、立大願，「四弘誓願」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念心發起來，其實不困難。日子一樣過，生活也是這樣過，只是我們走入人群，我們用力量去幫助他們。有力量去幫助他欠缺的力氣，就如前面說那位貧窮的人（須賴），他沒有錢，但他有力氣去幫助人。同樣的道理，所以入人群度眾生並不困難。前面的文，我們來看前面經文：

經文：「長者是時，在師子座，遙見其子，默而識之，即敕使者，追捉將來。」

前面那就是因為那位長者已經看見了，看到兒子，開始就希望趕緊讓兒子入門來。這是父親看到失落的兒子，已經看到了，發現到了，心就很急，趕緊叫人將兒子帶回來。太過急切，所以，派人趕快要去追他，卻是這位貧窮子…

經文：「窮子驚喚，迷悶蹙地，是人執我，必當見殺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。」

這段文，窮子就已經要離開了，後面有人很急，就這樣追來了，

什麼話都沒說，就是這樣追來了。這窮子聽到後面有人追，就跑得更快，後面的人追得就更急。所以他被人捉到時，「迷悶蹙地」，整個人很害怕，驚嚇過度，雙腳都軟了，無法再向前走，所以整個人都癱軟下去。所以「是人執我，必當見殺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？」這個人抓到我，我必定會沒命，我還求什麼衣食呢？我怎麼會來到這地方？在那地方受驚，所以喚，在那裡驚叫，腳跑不動，整個癱軟下去，迷悶就癱下去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即敕使者，追捉將來」；父敕使者，追捉子驚喚，父念子心切，忽然一見，即急救人追。

這就是表示「父勅使者，追捉子驚」，驚就會喊。這是表示父親在思念他的孩子，突然間看到孩子的身影在外面，那種的歡喜，那種的激動，怕兒子又跑掉不見了，才會叫人「趕快把那個人叫回來。」去追人的人也不知道，到底長著所要的是什麼人？總是趕緊抓得到就好，所以也很急。所以表達出了「父念子心切，忽然一見，即急救人追」。就是太急了，所以很快叫人去追他，也沒說一個因由，說「那位是我的誰」。所以要追的人也不知道，就只知趕緊去將他追回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窮子驚喚」；由追意急，窮子無所措手，故稱怨驚，喚迷悶蹙地，惶怖無措，驚懼不已，故悶絕於地。

所以「窮子驚喚」，後面追的人很急，所以窮子，貧窮的這個孩子無所措手。「到底我是要怎麼辦呢？」自己整個都愣住了，不知要怎麼辦。「人家這樣抓著我，我到底犯什麼罪呢？我被抓去，到底會變成怎樣？」所以「無所措手，故稱怨驚喚」，一直在那地方喊：「我又沒犯罪，我又沒有對你怎樣，我又沒偷你的東西，我又沒犯你們等等，你為什麼…」在那裡大呼小叫。這樣就「迷悶蹙地」，腳就癱軟了，就這樣昏倒了。「惶怖無措，驚懼不已」，這表達這個孩子很害怕，所以「悶絕於地」，整個人都喘不過氣，手腳都軟了，就癱軟昏過去了。這就是窮子沒有力，抓的人也很急。

***雖預華嚴法會，如聾如盲，謬於事理，聞大無益，云迷悶無知，退大不修，卻住生死，如人蹙地不起。**

所以，「雖預華嚴法會，如聾如盲，謬於事理，聞大無益」。這就

是表示我們凡夫，哪怕如佛陀初覺時，他的心地就是與宇宙乾坤合而為一。那個時間，華嚴海會，天人、諸方菩薩、諸佛現前，滿滿在虛空法界中。那種的心靈境界，寂靜的境界，所有的大覺，那種宇宙天體萬物合而為一，這種華嚴法會中。釋迦佛開始，這是在諸佛菩薩前，海會上，這樣開始表達出他覺悟的心。法，覺悟，初覺的法，在那麼多的菩薩，他方諸佛現前來證明，講出了這種心靈初覺，與天地宇宙合一。這種法會開始時，也有很多天人在那裡聽，但是聽不懂，就像「鴨子聽雷」一樣，這種就如聾如盲，好像沒聽到，聽不懂。好像眼睛看不到，佛覺悟那個法身的莊嚴。

佛初覺那一念心靈的境界來說法，他們都聽不懂，天人都聽不懂。這是譬喻我們凡夫在人間，儘管佛陀內心的心靈境界，永遠都是在華嚴會中。那樣的與初覺的心境都是一樣，這樣的心境，面對著芸芸凡夫眾生，就要隨順凡夫的根機來說教，但是凡夫總是要從小教一直循循善誘。佛陀他的心境，無人能辦法了解，無人能體會到佛心本懷。雖然佛陀為眾生觀緣施教，看根機、看因緣，機緣也應該成熟了。說法經過四十多年了，這四十多年，在人間的世壽也將盡了。這與人間的緣也差不多盡了，此時不說也不行了。所以現在開啟了法華會，從初覺的心境，在凡夫的境界完全要展露出來。所以凡夫小乘，他雖然聽法那麼久了，佛陀慢慢要接引回歸到人人本具真如本性，與天體宇宙來合一，這好像還有一段距離。所以雖然這些弟子好像參加在華嚴法會中，就是佛陀心靈的境界，雖然是有參加在佛陀心靈法會中，卻還是「如聾如盲」，還無法很貼切了解。

智慧第一如舍利佛，他也還是不了解，也還是要經過了一番的對答，一番的解釋。舍利佛開始說，「我知道了，我要發願。」佛陀開始為他授記，再接下來，須菩提、摩訶迦葉、迦旃延、目犍連等等，開始恍然，了解，了解這件事情，原來人人本具佛性。要不然同樣在這個法會中，卻是對事理，佛陀就要說很多事，人間事，要譬喻很多來會合理。所以這個事理，人間所看見的苦難等等，佛陀所說的法，如何能解開無明煩惱，回歸真如清淨本性。不論用什麼方法，大家多多少少，多多少少聽，聽了之後，「我知道了」，很快就少掉了。有漏心，法都是聽來就漏掉了。或者是聽了，「謬於事理」，就是錯會意，無法很貼切，很透徹清楚了解。所以錯會了意，這叫做「謬於事理」，如沒有聽到，好像沒看到一樣。

這是迦葉尊者這樣在描述，說他與佛陀共於一地，明明就如在華嚴會上，明明就接近於佛陀至親的道場，最親近，為什麼就是「如聾

如盲」呢？佛陀所說的法，無法這麼貼切印證於內心呢？所以「謬於事理，聞大無益」，即使聞大法，也是沒有接受於自己的內心。這是迦葉尊者這樣譬喻，「迷悶無知」，就是這樣迷了，迷掉了，人家講話也聽不懂，整個都聽不懂。所以「退大不修」，因為聽不懂，無法理解，這種發大心的願就退掉了。不如自己斷生死，所以他就「卻住生死」，就是要如何能斷生死。所以因為這樣，人變地，腳就軟了，不想再向前走了，我就是到這裡就好，不想再向前走了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是人執我」；使者執之急，牽制之強非是雇人作工之情，乃欲殺我之狀。

所以「是人執我」，使者，這是表示使者，長者拜託他去將人找回來，這個人叫作「使者」。「使者執之急」，抓得很快；而且「牽制之強」，將他抓得很緊。所以「非是雇人工作之情」，不是要邀我一起去工作的人，是將我抓得這麼緊，我一定是犯了什麼罪，不是來邀我去工作的人。這就是很怕，所以，「乃欲殺我之狀」，這麼狠，好像要把我抓去殺一樣。這就是錯謬、誤會，錯謬，前面說「錯謬事理」。這麼大，大乘法他都無法接受，所以是錯謬，覺得這個大法對我來說，衝擊很大，他不希望這樣。

經文簡釋：

「必當見殺」；喻本無志願，未有希求，卻被逼修大行，無異與死不殊。

「必當見殺」，譬喻「本無志願，未有希求，卻被逼修大行，無異與死不殊。」我本來就不想要這樣，修這種大乘法，我沒有志願，我只想要斷生死就好，我不希望修什麼大乘法，我就是這樣就好了。所以「無異與死不殊」。你強迫我去做這些工作，我就不想去，我就沒有要入人群，你硬要叫我入人群。不如我死了算了，我就沒有要做，我願意死，我就不願意做。像這樣，這麼堅切守在小乘。「我就不喜歡去做，你是要叫我去死嗎？」我們普通人都這樣說，「我就不要，你怎麼要一直叫我呢？」

經文簡釋：

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」，豈是有能衣食與我者，使我如此，何用乎。
*何用衣食，言但求小法，何用大乘衣食逼我修行呢？

所以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」，既然不是我要的，硬是要我去，這實在是，我不要。所以我這樣，還在這裡，還要求什麼呢？我就不希望在這個地方求，我寧願去貧窮的地方，安然自在，不必讓人管，隨我這樣的生活。這是志意下劣的人，真的是不堪耐勞，不堪動筋骨的人，這種視之畏途。看到這樣打拚努力的，他很害怕，他就不希望去打拚，不希望去努力，他只是覺得這種勞作的工作沒希望，所以他不願意。

所以「何用衣食，使我至此」，「豈是有能衣食與我者，使我如此何用」，這不是真正我要求衣食的地方，在這個地方只是強迫我做而已，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？所以我不希望住在這裡。「何用衣食」，就是在這個地方被人逼迫，這樣我也不要。所以「言但求小法，何用大乘衣食」。逼我修行，我就是小法就好了，我何必入人群中去呢？我不必大乘來莊嚴我，我就在這個小乘法就好了，不要逼我。「逼我修行」，何必這樣逼我要修大乘法呢？我就是這樣就好了。

佛陀真正無奈，學佛，我們要自己自願，被人強迫，實在是很辛苦。不過佛陀不忍心，難得因緣成熟了，不知道經過幾生世才能夠成佛。那是無始劫以來一直一直修行，與娑婆世界眾生有緣，因緣成熟，現相在人間。既然現相人間，又有緣來跟隨在佛的身邊，佛陀當然就是希望這麼多的弟子，共同如一子一樣。盼望這個孩子是我唯一的孩子，每一個都是唯一的孩子。用這種心情，希望人人都能認清楚大乘法，希望人人發四弘誓願。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度眾生，同時要斷煩惱。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大家要展開大心胸，好好接受大乘法。好好地的人群中結眾生好緣，這樣在人群中更能懂得更多的法。這就是佛陀用心教育，卻是我們都無法體會佛陀的心態，以為佛在強迫我們非要投入人群不可。

是啊，他期待，不是強迫，他是期待。期待我們人人在人群中，一來能造福，二來能成長智慧，福慧雙具，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在人群中斷煩惱。這樣才能不畏生死，能夠在生死中逍遙自在，來去自如，乘如是法而來人間，人人都是現成的如來。所以我們要人人時時要多用心啊！

【補充資料】

《雜寶藏經》卷第四（四一）貧女以兩錢布施即獲報緣

昔畫閻山中，多諸賢聖隱居眾僧。諸方國土，聞彼山名，供養者眾。有一長者，將諸眷屬，往送供養。有一貧窮乞索女人，作是念言：「今諸長者，送供詣山，必欲作會，我當往乞。」便向山中。既到山已，見向長者，設種種饌，供養眾僧，私自思惟：「彼人先世修福，今日富貴，今復重作功德將勝；我先世不作，今世貧苦，今若不作，未來轉劇。」思惟此已，啼哭不樂，又自念言：「我曾糞中，拾得兩錢，恒常寶惜，以俟乞索不如意時，當買飲食用自存活。今當持以布施眾僧，分一二日不得飲食，終不能死。」伺僧食訖，捉此兩錢即便布施。彼山僧法，人有施者，維那僧前立為呪願。當於爾時，上座不聽維那呪願，自為呪願。諸下坐等，深生慊心，而作此念：「得彼乞女兩枚小錢，上座自輕，為其呪願，如常見錢，何以不爾？」上座尋時，留半分食，與此女人。諸人見上座多與，人人多與。此女時得重擔飲食，極大歡喜：「我適布施，今以得報。」即擔飲食還出山去，到一樹下，眠臥止息。

會值王大夫人亡來七日，王遣使者，按行國界，誰有福德？應為夫人。相師占言此黃雲蓋下，必有賢人。即共相將，至彼樹下。見彼女人，顏色潤澤，有福德相，樹為曲蔭，光影不移，相師言：「此女人福德，堪為夫人。」即以香湯沐浴，與夫人衣服，不大不小與身相稱，千乘萬騎，左右導從，將來至宮。王見歡喜，心生敬重，如是數時，私自念言：「我所以得是富福緣，以施錢故。今彼眾僧，便為於我有大重恩。」即白王言：「我先斯賤，王見拔擢，得為人次，聽我報彼眾僧之恩。」王言：「隨意。」夫人即時，車載飲食及以珍寶，往到彼山施僧食訖，以寶布施。上座不起，遣維那呪願，不自呪願。王夫人言：「我昔兩錢，為我呪願；今車載珍寶，不為我呪願？」諸年少比丘，皆慊上坐，先貧女人，以兩錢布施，為其呪願，今王夫人，車載珍寶，不為呪願，為老耄耶？

爾時上座，即為王夫人，演說正法語言：「夫人！心念慊我：『先以兩錢施時，為我呪願，今車載珍寶，不為呪願。』我佛法中，不貴珍寶，唯貴善心。夫人！先施兩錢之時，善心極勝，後施珍寶，吾我貢高，是以我今不與呪願。年少道人！亦莫慊我，汝當深解出家之心。」諸年少道人，各自慊愧，皆得須陀洹道。王夫人聽法，慊愧歡喜，亦得須陀洹道。聽法已訖，作禮而去。」